

父亲要他回家收玉米

■葛有杰

他再次给父亲解释,真的是回不去,刚接手的项目处于关键时期,这时候请假,这个月的奖金肯定是没有了,而且会影响到年终奖。请一天假扣工资二三百,再加上来来回回的路费花销,远远大于六亩地玉米的收成,父亲咋就不会算这个经济账呢?再说,千辛万苦才当上个组长,职场如战场,请假归来,不知道组长的位子还能不能保住。

父亲对经济上的得失和他的前途全然不顾,一定要他回来收玉米,不容置疑。他知道父亲的脾气,无奈,只好向领导请假。领导很难理解,但最后还是同意了。

回到家,简单地收拾了一下,就跟着父亲下地了,他想,赶紧把玉米收完,赶紧回到公司。这时候,时间不仅仅是金钱了。

父亲还是像以往那样沉默,把玉米秆一棵棵砍倒,砍倒后再摆放整齐,然后,再把玉米秆根上的土块打碎。有那个必要吗?他想,父亲在土地上认真劳作的态度不亚于画家在精心创作一幅画。

他把玉米从玉米秆上剥下来晾晒。他觉得现在做的这一切没什么意义。这点儿玉米能卖几个钱?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抵得上六亩地玉米的收成。

可父亲乐此不疲,对土地对庄稼的感情让人无法理解。

父亲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,他一抬头,恰好看到了父亲头上的白发在阳光下一闪,他的心一颤。这次回来,发现父亲明显老了。人老下去,竟是一瞬间的事。

他有些内疚,确实该回来帮帮父亲了。母亲去世后,父亲一人在家操持六亩地,够辛苦的。或许,是父亲太寂寞了,需要一个亲人在身边,哪怕就是短短几天。

他暗暗下决心,收完玉米说什么也要把父亲接到城里去,庄稼说什么也不能再



种下去了。

其实,村里很多人早就不种地了,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着。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,年龄大些的在县城卖菜或跑三轮车(他的村子紧挨着县城)。可父亲就这样另类地存在着,固执地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,春耕秋收。

到了晚上,他没有做饭,骑车到街上炒了两个菜,父亲又煮了一大锅嫩玉米。他嚼着玉米,儿时快乐的生活场景又浮现在脑海里。那时,他和姐姐经常掰些玉米煮着吃,烧着吃,用玉米籽打稀饭。母亲擅长做玉米锅巴,又甜又焦,可惜,再也吃不上了。

吃过晚饭,父亲说要去地里看玉米。这是村里的传统,一季的收成放在地里没有个人看着,心里不踏实。以前,看玉米的任務是他的,那也是象征性地看着,没有谁会去偷玉米。现在,更不会有人偷玉米了。

忙了几天,六亩地玉米终于收完了,明天把晒在地里的玉米拉回家,秋收工作就算完成了,就可以回公司了。

父亲还在地里看玉米。他觉得离开前应该和父亲好好地谈一谈,谈一谈家里的情况,谈一谈种地的收入与支出。就是说服父亲离开土地,和他到城里去。

父亲还没有睡,有五六支香烟在朦胧的月光下闪烁着。

“真是没有想到,发展发展,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地都给发展没了。”

“没有了土地,我就觉得像没有了魂一样。种了一辈子的地,老了老了,地没有了。”

“这是最后一茬庄稼了,小麦也不让种了,一开春,他们就准备开工。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,让我卖给开发商了,我想哭呀!”这是二叔的声音。

“一说这些,俺心里咋就难受呀!”这是振林大伯的声音。

“谁有什么办法呀,谁想卖地搬迁呀!搬到和谐小区,我们的村庄就没有了,再过几十年,我们的后代还知道自己是将军寺的人吗?”父亲的声音有些低沉。

……

他突然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听他解释非要他回来的原因了。

那天晚上,他一夜没睡。第二天,他也没有和父亲商量进城的事。回城的路上,看着车窗外苍凉的土地,他在想象,失去土地住进高楼的农民对土地会是怎样的一种思念。

归乡(外三首)

■钱修伟

朝辞秀岭南,暮归大中原。
贺翁千古句,咀嚼在心间。
昔时戎装别,今日作民还。
速越千重壑,唯盼严慈安。
为国甘蹈火,为子作孝男。
愿与天偕寿,祝亲康百年。

携朋游龙湖

十里长堤折翠柳,万亩碧波荡轻舟。
醉态微酣言往事,且喜旧朋不嫌稠。
梳妆台前思良将,苏亭莲舫诵子由。
烟树朦胧湖光澈,望雨台上话春秋。

弦歌台怀古

南坛湖中一高台,古今贤人慕名来。
岁月当歌似水逝,唯留弦音绕萦怀。
蒲葭年年荣枯替,碧荷岁岁忆陈蔡。
绝粮七日终不悔,留得贤名溢中外。

画卦台

蔡池秋月留画影,占卦之人成贤明。
开物成务第一祖,先天精蕴神灵擎。
为言羲皇当年事,白龟献瑞又重生。
古柏屈身千年前,功绩任由后人评!

深秋感赋

■薛顺民

秋风秋雨染秋色,满径金黄一院香。
云絮缠绵织锦绣,篱墙寥落映波光。
南飞寒雁望山远,北上游人试水凉。
木叶萧萧潜入夜,窗前把酒弄菊狂。

秋韵

■王伟

秋风渐起
寒意因此深刻了许多
牵牛花沿着季节的藤蔓
在慢慢爬升
登上高处
向秋天深处张望

荷塘里一池秋水
荡起层层涟漪
衣袂飘飘的采莲女
刚刚离去
她动人的歌声
还余音袅袅

成熟的柿子挂满枝头
像一个个小灯笼
照亮人们心头的希望
咧开嘴的石榴
泛着喜庆的光泽
大豆玉米高粱
携手走进粮仓

岁月的马车
一路向前
走过了春风夏雨
迎来了火枫黄菊
苹果熟了橘子红了
秋天是多彩的季节
演奏着收获的主旋律

花丛中的老人

■赵景荣

供人观赏的各种花卉,盛开着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蓝的花儿,万紫千红。我抱着孩子进了他住室,见客厅一张条桌上和房间地面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盆,花儿盛开,花团锦簇,香味四溢。

王善仁见我抱着孩子登门,忙站起来,热情接待。我向他说出孩子的病情后,他坐在簇簇花团中间,给孩子把脉,轻轻雅雅地说话。然后,给孩子按摩,按摩时间很长。按摩后,他一粒一粒地数药丸,包上,又送给我一瓶他自己熬制的药水,嘱咐我回去后让孩子怎么吃。我付钱给他,他哈哈笑起来,笑得我莫名其妙,一头雾水。笑后他说,我不开诊所,也不是医生,我是退休干部。国家发给我的有退休金,我从不卖药。我岳父是县中医院儿科医生。在职工,我跟岳父学会了治疗小儿感冒、发烧、咳嗽、腹泻等常见疾病。退休后,老伴去省城儿子家抱孙子,我在家没事干,在院内种上药草和花卉。我把药草捣碎制成药丸,或熬制成药水,让病人服用。这些药都没有掏钱买,为乡邻做点事,咋能说要钱的话。回去吧,让孩子吃吃看,不见效你再来,我给他调调药。

找王先生看了后,儿子的咳嗽没等药服完就痊愈了。

以后,只要孩子感冒发烧、咳嗽、腹泻,我都抱着孩子让他看。有时,半夜里,他被我从睡梦中叫醒,披一件衣,穿过一丛一丛花儿来开门。薄薄的月光飘着,远远望去,清瘦的老人,很有种仙风道骨的样子。

其实,不光我半夜里去“吵”过他,方圆数里有孩子的人家,大多半夜里都去“吵”过他。他毫无怨言,无比温和地给孩子看病。为了哄哭闹的孩子,他买了不少孩子爱

吃的糖果放在橱柜里。孩子哭闹了,他就拿出来让孩子吃。

他制的药丸、熬的药水,对小儿感冒、发烧、咳嗽、腹泻几乎是药到病除。他的医术医德在村人中一传十、十传百,名声很大,因此,他家经常人来人往。给孩子看病的人都不叫他的大名,而尊称他王先生。

治病不要钱,村人心里都过意不去,赶季节给他送点自产的瓜果、蔬菜等土产品以表心意,他见送东西的人,就生气地说:“咋拿来,你咋拿走,我一个老头子,咋能吃完这些东西。”送东西的人说:“给孩子治病又不要钱,俺心里过不去呀!”他笑着说:“我有退休金,月月花不完的钱,我就图一个个宝宝长大了,有出息了,经常来看看我这个老爷爷!”

后来,我全家搬到县城住,一晃就是20年,因忙于工作,忙于家务,家乡的人和事渐渐淡忘了,但在夜深人静时,我却常常不经意地想起给儿子治病的王善仁,想起他清瘦的样子,温和的笑容,还有他那一院子的花草。

儿子20多岁了,他从没去看过给他治病的那位老爷爷,想起这事,我心里深感愧疚。

一天,老家堂弟来我家,我问起王善仁,他说,王先生和老伴都80多岁了,身体很健壮。老两口仍住那三间破平房,院里仍种着各种药草和花卉,他仍给乡下的孩子治病。老两口像生活在花世界的人,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地生活着。

我想,好人王善仁,真是大善人一个,在职时,为党与人民做出了贡献,退休后,为乡邻做善事。活着种下善的因,百年后,一定变成一朵花,结出善的果。

